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九四册目次

明文震二十卷(二)

〔明〕劉士鑄輯評  
明崇禎刻本

晚邨先生八家古文精選八卷

〔清〕呂留良輯 呂葆中批點  
清康熙呂氏家塾刻本

本事詩十二卷

〔清〕徐鉉輯  
清乾隆二十二年半松書屋刻本

明文肅二十卷(二)

〔明〕劉士鑄輯評

明崇禎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明文稿卷之十

武林劉士鑄羽石父評選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湯顯祖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圓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卽有忙地焉。以若之何謂閒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間人也。卽有閒地焉。而其之其苦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

明文稿

記 古永安寺

卷一

○廬山川之餘則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爲名郡。五峯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峯之間間有觀九寺十三蓋。入明以來大爲忙人割奪盡乃至禪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歸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斬黃來宰於茲廣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齒而嘆曰。福川人之憎閒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於是郡弟子劉某首藉所買田若干畝上候以歸於寺。侯爲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

開心皆  
可推不  
捨不悞

所爲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紙經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何於是有浮染僧水月爲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於譯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干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懽喜贊嘆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當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真有所憎利其田姑以蕃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

明文稿

記 古永安寺

卷十

○其說然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爲遊民法固禁之久矣。所借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於千萬人之間。而奪其養哉。卽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有

千萬人之間者奪以養百千萬人其必無莫於有

道者矣則亦蕃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爲存寺者或

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閒遲來

食於茲田者其亦有感於侯之弘願云

問松二義甚新令然之韻如叩哀玉

明文翁

記  
古承安寺

卷十  
三

明文翁

記  
青蓮閣

卷十  
四

殆欲上口弱冠能爲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遂拜  
賢書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人雅  
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季宣奉命筮仕授山以東濟  
陽長資事父以事君亦資事君而事父也三年大著  
良聲雅歌徒咏然而雄心未弇俠氣猶厲處世同於  
海鳥在俗驚其神駿遂乃夙期爲賈患之媒文字祇  
招殘之微矣君慨然出神武門登太山吳觀而嘯曰  
使吾一飲楊子中泠水亦何必三周華不注耶且視  
在終致吾臣而爲子矣則歸而從太公羣從驟牢夷

○ 青蓮閣記

湯顯祖

李青蓮居士爲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

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峨嵋張洞

庭臥潯陽醉青山孤縱曉映止此長江一帶耳風流

遂遠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李季宣焉季宣之尊

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處器而神清休然穆然五

經師其講授六德宗其儀表達人有後爰發其詳夢

若有持清都廣樂徘徊江庭以祝將之曰以爲汝子

覺而生季宣因以名生有奇質就傳之齡騷雅十篇

明文翁

記  
青蓮閣

集 94—3

韻骨幽姿借仙侯谷

猶乎江臯眺聽壺觴言世外之事頽如也起而視其處有最勝焉江南諸山翠微迢曠几席欣言久之夷堂發變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以讀書書非仙釋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然季宣爲人偉朗橫絕喜賓客而燕城真州故天下之軸也四方遊人車蓋帆影無絕通江不見季宣卽色沮而神愧以是季宜日與天下遊士通從相與浮柏跳踉淋漓頓挫以極其致時時挾金焦而臨北固爲褰裳踏海之談故常與遊者莫不眙睭相視嘆曰季宜殆青蓮後身  
明文璫記青蓮閣

卷一

五

二二、七二

明文璫記青蓮閣

卷一

六

也相與顏其閣曰青蓮季宜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江以西清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娛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假生白時其才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爲青蓮閣記

○游北固山記

王思任

江南人北還入京口卽有家慶出則茫茫交集其典  
亡逝水之感每許困衡者知之而肝腸氣往之人不  
與焉則北固者登臨噫慨古今南北之所也金焦勝  
絕終有濤心北固枕鐵甕城如在茵几而豆瞰諸山  
予每讀盧肇詩海日生殘夜江春發舊年輒爲此山  
悲壯半瞬庚戌十月量移由奉買櫻脯走眺三山閣

劉伯純適至飛觥流覽不覺燈火照揚州矣下上橫  
斜星斗俱醉乃捉伯純之臂呵而問之銅坑東卸京  
明文霑

卷十 七

明文霑

記游北固山

卷十 八

過漂噴舒憲之套吾安能變詐錢山天問而地答之  
也予亦啞啞彷彿記有僧字慎獨者以白茗作供而  
予復至披雲軒寫舊時阿育王寺詩畜之此僧半室  
以鏡爲江古樹老筭搘持數萬得讀書坐卧此中卽  
瘦廬不下山足矣予兄自天氏曰子見山卽瘦去隨  
處捨身亦伯純所謂套也因命記之同游者兩姪曰  
吉三曰穀三

李重先生諸記尖悍通媚無不竚奇獨闢今僅

錄其一二妙幅者猶詩家舍唐律而遺宋音喜

峴抽中何以揜突厥山改元甘露吳皓何以不固六  
化人何居行僧何往獅何搏豈僧繇輩之神物而爲  
鬼風蝕盡贊皇手拓何以干之天監寶書何以漫之  
胡石旣狠而騎之如駁謀瞞何語寄奴何問四十九  
枚鱸魚何穴二十六峯研山安歸蘇仲恭之羣木何  
以今不顛據褐衣黃狗駕肩何出朱裳霜簡鐘鳴何  
走仙人咫尺一鶴可通豈秦漢之君而必當褰濡萬  
年何德何魚作人語而免其咎張祐墓勢山河盡來  
何徐凝惡詩而亦愕然得解伯純啞啞曰子無他不

遊嶧山記

王思任

予遊嶧山而知天下事不可以道傍忽也。蓋予遊嶧山而幻軀。凡數化泰山之石方而嶧山之石圓。山如累卵。大小億萬以堆磊爲奇巧。以穴洞爲玲瓏。以穿援爲遊覽。賂一沙彌作導師。至渡空舟則無隻馬兩假蓋。自蔭而予化爲隸。伏熱正毒。探染祝泉。項無冠。脊無縷。而予化爲野人。入盤龍洞觀石鐘。豐人之路。假蓋自蔭。而予化爲隸。伏熱正毒。探染祝泉。下銳上寶鑽滑試。數怖數免。無足目正大人之事。而予化爲偷。上大通巖。臂引杖接。而予化爲猿。撲仙人。用文審 記 遊嶧山

卷十

九

洞外伏內昂中俱白屎而予化爲蝠。引至拘龍洞。則以胸席石覆臥而申之。上下受半尺。四方二尺。三折約十丈餘。其發者肩也。縱者腹也。頭憂怖而手足廢趾略效焉。若不寧氣一視。便堪悶絕。而予於此爲守宮。將至玉華頂與仙人對博矣。而壁削二丈下臨萬仞。望岱秀天齊。四基葱鬱。賢聖之窟宅。神流流也。粘滯壁間。終不敢上。而予化爲蝠。私念幽奇。至絕愈化愈下。何不騎大鵬。俯瞰齊州。九點烟。卽吾家子晉鵠背上。儘足齡。引翺視而託言蝶。無所不栩。蝶無所不。

摹肝臂無所不託英雄自欺矣。遂不克頂遙知古來文士必無問頂者。至拘龍洞而投策歎返也不親歷人且欺我也是山也。其古蹟之最著者曰嶧陽洞。尚鑿其半。曰李斯碑。相傳有之。曰紀子墓。曰聖賢遺像。曰顏子石。其古刹曰興國寺。萬壽宮。玉帝殿。其泉曰源頭活水。曰蓮花池。曰甘泉洞。其名石曰象牙。曰石鼓。曰龜石。不可枚舉。人人能以意呼之。其大觀曰南天門。此皆望而可得者也。

變態百出可稱文妖  
用文審 記 遊嶧山

卷十

十

○○○小洋青田記

王思任

由惡谿登括蒼舟行一尺水皆汙也天爲山欺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開吳閻仲送我挈脣齧出船口席坐引白黃頭郎以櫂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呴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

亦自人間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目未曾覩不待不以所覩所通者達之于口而告之于人然所謂彷彿圖之又安能彷彿以圖其萬一也嗟乎不觀天地之富豈知人間之貧哉

天浮怪艷

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彷彿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鸚鵡背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瑪瑙日益召沙灘色如柔藍鮮白對折沙則蘆花月

明文著 記 小洋

卷一十一

明文著 記 小洋

卷十十二

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鶯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朵雲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嵐數層鬪起如魚肚白穿入出鑑銀紅中金光煜煜不定蓋是際天地山川雲霞日彩烘蒸鬱觀不知開此大染局作何製意者如海蜃凌阿閃一漏卿麗之華耶將亦謂舟中之子旣有蕩胸快賞之解嘗試假爾以文章使觀其時變乎何所遘之奇也夫人間之色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數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議如此其錯綜幻變者曩吾稱名取類

○○遊蘇門山百泉記

袁宏道

舉世皆以爲無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謂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于酒者至于荷鍤溺于書者至于伐塚溺于禪者至于斷臂溺山水者亦然蘇門之登至于廢起居言笑以常情律之則爲至怪以通人觀之則亦人情也夫此以無妻子爲怪彼亦以遠山水爲怪各據其有則逝爲富彼此易位抑更相苦矣嗣宗語意微涉牽率棲神導氣在山水間爲俗談置之勿答是已及劃然長嘯林谷傳響真意所到先生曷嘗廢酬應哉唯世無發其蘋者故不鳴也曰子何以知其溺曰以百泉知之百泉蓋水之尤物也吾照其幽綠目奪焉日晃晃而爍也雨霏霏而細也草搖搖而碧也吾神酣焉吾於聲色非能忘情者當其與泉相值吾嗜好忽盡人間妖韶不能易吾一眄也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嗜色者不可與見嬌施也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與宅也宋之康節蓋異世而同感者雖風規稍異其于棄人間事以山水爲殉一也或曰投之水不忍出而更笑毋

明文寄

記遊蘇門山

卷十  
十三

明文寄  
記遊蘇門山

卷十  
十四

乃非情曰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貴者汨沒塵沙受人之摧折有甚于水者也抑之而更拜唾之而更諛其逆情反性有甚于笑者也故曰忍者所以全其溺也曰子之于山水也何以不溺曰余所謂知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極者也余庸人也

快然于心手之間唉吻如琉璃

○○文淵堂記

袁宏道

余旣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淵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氣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沿之積

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旣水之實者也

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趙忽然而折天回雲  
唇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  
則爲天紳立則爲岳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  
風怒而爲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

明文書

記文淵堂

卷十一十五

明文書 記文淵堂

卷十一十六

洋之嘆

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爲卑頑者不能爲媚是爲死物  
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植而異形者也夫余之  
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曉前而子不知子  
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于水猶水之也已  
而涉洞庭渡淮海絕澤放舟嚴灘探其五泄極震江  
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  
者旣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  
見澎湃之勢淵淪湊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  
甫白愈修潤軾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性無不  
畢陳于前者或束而爲峽或廻而爲澗或鳴而爲泉  
或放而爲海或狂而爲瀑或滙而爲澤蛇蟠曲折無  
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

○○○藏陰符演靈鷲巖記

虞淳熙

武林山向無石石鷲遙飛集焉諸隱仙爲有力者負而趣不知也蓋慧理屢歎之以質武城兩石自起慶元兩山自徙將無地發殺機不神之神所由飛形者耶鷲翔許由謝客亦來翔丁飛附焉庶見羽人浮裙月路卽不得漸渴未衰之鳳扶雲弄足戾於高垠倘青烏氏所志玄符哉惟是刑書玉律殺風景者無罪元璉苾芻操胡兵攻鷲左右翼毛毡木鍛通苾芻鐵之更折其翼嗚呼悲夫石鷲飛不能愚宋人襲又不明文書記藏陰符

卷十一

十七

明文書

記藏陰符

卷十二

十八

日祠焉

靈鷲

一峯遺元璉利琢殆盡賴先生明罰定律

今後藉有完膚然吾更欲陳乞女媧復其生面先生肯爲捐丹以資鍊否

能作晉人言魯麟麗鏡其道窮歟藉令一年不禁當有瓦鷲飛辨卿子雲外青衿人人落羽則二苾芻之爲也嗚呼悲夫石鷲嗜子爲若司其禁禁者制也禽之制在氣吾受陰符以符陽火陰陽相推一氣孔神有熊運楓涿鹿絳草虫尤旣蹶於何不禁女媧之爾鷲躍焉此其制矣循爾首乎懸書猿臺首可保也全乎投符新寶殿可伏翮可養也將玄扈之司歟抑西池之使歟庚除酉陽其配林獻媧皇因是以炮辟

彭城放鶴亭記

董其昌

按史記稱秦始皇東游壓王氣漢祖心自疑避匿山中呂后嘗得之日季所居有雲成五彩云而赤帝子斬白帝子蓋龍德也彭城之有雲龍山其得名當以此山有放鶴亭隱君子張天錫故居蘇子瞻所爲作記者雖至今不廢然荒圯久矣高邑潛頽張大夫以分司倉庾至數登其頤弔古懷賢將撤而葺之念徐方震鄰重以警水時紹舉麻躋躅四顧乃節縮奉入度材播石徒庸工作之直取之宮中公帑不煩民和明文書

記

彭城放鶴亭

卷十一

十九

大橋于是飛甍畫棟延敞虛明線以垣墉翼以廊屆屹然壯觀矣落成之後余以使事還朝公就山堂而觴之曰吾聞傳舍閱人茲山于我何有哉第登高能賦大夫之事也周爰咨詢使臣之職也民之失德乾餗以愆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地主之禮也堂成而三善具焉非直寄情吏隱之間而已因授簡屬余記之余惟子瞻引衛懿公事謂國君之寵鶴不若山人之放鶴得以自全者此未爲篤論也使衛懿公有太王乃積乃倉之備曾孫如京如坻之栗以此衆戰孰

痕  
並入集

能勝之而鶴之乘軒庸何傷彭城用武之國也項羽嘗自王其地矣羽起徒步摧張鉅鹿之戰略豈出淮陰下而終以不振蓋高有鄧侯能挽關中粟以濟軍興之乏而羽爲漢軍絕餉道是以敗耳今天子懲鄒滕之役命征西大將軍蕭公提重兵鎮彭城而大夫精心計調兵食一洗脂膏之陋庶幾士飽馬騰以伐萌于不戰是桓文之烈也衛懿云乎哉山三面距水瀕漫無際壹似西湖之孤山孤山林君復放鶴處也子瞻習于西湖者乃蒼莽悲壯之區恍惚灑空明文書

記

彭城放鶴亭

卷十二

二十

謐之致而覲面若忘不爲拈出者何耶豈陵谷之變昔與今殊山川之靈待時而顯耶黃魯直以飛仙目子瞻倘其化鶴復還不獨歌城郭之是而已大夫以爲何如

墨義英挺開合處巧力俱全

○ 求忠書院記

陳繼儒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跡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

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于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

明文書 記 求忠書院

卷十

二十一

日扶顙子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密托德宗于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爲叅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遯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侍御楊公

廷筠訪其事于松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之陳子繼儒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

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益惟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銅禁何異

異日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

士是公而已乎古者愛羊及烏存大休也子弟爲戶

明文書 記 求忠書院

卷一

二十二

迎生氣也况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饗相屬夫寧不歎于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蠲吉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墀滌祭恭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儒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公曰異哉此舉昔者高皇帝以夏變夷文皇帝以叔代侄此古今一大鼎革

也。先生縗麻入闈，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而投之井。此古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跴天躋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印有好義吊古之士，暗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爵也。今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之舊冢，請補賜謚而未

明文霤 記 朱忠書院 卷七 二十三

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閭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南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于覆巢完卵之時，或報命于禁網闊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額首而爲之記。

讀正學先生傳，無不唏嘘流涕者。讀眉公此記，無不歡喜軒渠者。此亦古今一大快也。

明文霤 記 求忠書院 卷七 二十四

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跔跔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沮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與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此；古今一大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

○○虎丘三泉亭記

陳繼儒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若斷若續突爲崇山峻嶺綿爲蔓壑枝峯散爲飛泉噴湧多使人心膽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孤行孤峙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緣攀附巉聳剗露之迹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文新品泉而甘之塔居第三與中冷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真登此山解相印歸數明文霽記三泉亭

卷十

十五

峰青教  
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闔閭健兒盡發魚腸三千試舞于鐵花岩畔生公說法何胤講經遠道士放鶴陸乘茅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今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明文霽記三泉亭

卷十

二十六

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同卿笑曰看道人是語快不可言卽文定當爲解願請筆而記之

文情寥落如行春少年

大夫釀金考室復祠公于劍池之南鶴澗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斯樂也祠北恰杭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監塵垢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同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剗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脈疏穹壁高廣裁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出嶙峋隙縫間禪窟懸崖經聲曳于樹杪石梁浮澗苔紋繡于水中周